

徂徠集

文

十六

柳田文庫
文庫11
A 1126
10



文庫11
A1126
10

徂徠集卷之十六

說一十三首

滕煥圖字說

滕生煥圖之三世用歲大淵獻生也。蓋字之曰東壁云。予攷天官家言。我蜻之洲。朱鳥翼之。其翼軫軫然。是為文明之象。獨五采之被物。上下數千載。誰氏之子。為能有吉光之裘哉。未睹片羽。落人間也。或曰。翼軫為好風。風之從東者。是唯達區萌。鬯苑結陽。蘇之

物茂卿著

柳田泉文庫

010190523441

施已邪。方夫二三月之間。英英者華。而嚶嚶者鳥邪。亦何莫有。颯颯之音。表之東海者邪。卽卅一之什。雖訛自民口。可以敷之王廷。而不可以奏之大海之西者。鈞之鳥言。侏離也哉。翼軫之衝。是爲東壁。東壁之下。爲弁。弁與東壁。皆爲天圖書之府。物子曰。壁之星也。天之厖也。厖壁之下。弁弁然不可見。是何取諸文章哉。豈其無有乎。隱則亦無有乎。彰者邪。故其於辰也。爲亥。百木之英。繁乎媚春。是其秋冬之交。所由亥乎。其於歲也。爲大淵。獻淵玄之府。不竭。是其造物者所取以獻之乎。宜矣。夫煥乎。其有文章。滕生煥圖之。

用歲大淵獻生也。豈降用其精鍾焉乎。不然。是何其三夏世而弗渝也。且也。其人慧以敏。嗜古文辭。過我。勉用洗其鳩。以協乎韶哉。朝陽之鳴。千載而一逢之。雖然大國之風。必季子而後知之者。尚且有待乎人哉。亦唯用其身爲天圖書之府也。弁然之光。庶其照耀乎。翼軫之埜也。是真東壁哉。唯其有之。何患其無之。故爲作字說乎爾。

驟雨說贈柳蓋臣之峽

寶永戊子秋。吾藩大夫柳子蓋臣。偶獲一茶壺。茶壺者。方言爾。華人多以名道所泡瀹具。而我廼資其藏。

固則形制熾巨。是其爲殊矣。昔自東山主父受丹丘
毛人之祕。享其臭味。加以綺園寶齊。玩花石。耆置董
風流好事。比隆道君之盛。而伯主世世武虜相高。鷹
犬馳騁。諸妄意氣之習。一變盡也。其時諸待詔博士
。愆通。左右者。愈益褒飾。以博大之傳。以奧幽。爲之眇
論。假其崇高之勢。鼓動齊民。被之天下。風尚聿興。而
其絜靜杳窅。削然灑然之趣。進乎技。鄰乎道。遂得與
其它書畫歌詩曲。甄者流。並稱名家。爲方丈之室。賓
之來筵。獻侑之節。煬器之間。布置則整。所貴春容都
雅。矩矱一定。爲世典禮。而王公大人。俯首受約束焉。

其所稱贊。肩衝等諸物。亦得爲天子之分器。與夏瑀
戈商彝。吳干趙壁。齊聲比價焉。是其國俗所貴重。或
壺或金。其名與用。亦不可得變更之也。今柳子所獲
焉者。麤厚無文澤。其色駢然。其口較然。其所肖摸。蓋
古所謂盃耳。則賞鑒家稱之辛窻。而吾儕廼不識其
爲孰何也。古樸之極。汁藥殺然。要之百年外物。邪審
諦眎之。其腹黥黥乎。夏雲欲雨者狀。石鼎未雷。已覺
兩掖風冷。然善也。遂名之驟雨。柳子則輒然相顧。以
謂予。盍記乎。以送吾行哉。於是柳子將移家之峽中。
云。夫柳子固與吾藩主同出自。而峽之民也。先甲氏

而。降。所。子。眎。而。撫。育。之。者。未。知。其。爲。若。而。世。焉。顧。以。上。恩。渥。隆。未。得。輒。離。輦。轂。下。就。封。其。邦。也。藩。主。尚。且。不。得。子。眎。其。先。世。姚。遠。所。子。眎。者。而。屬。諸。柳。子。其。尊。公。先。已。奉。藩。主。之。命。爲。柱。石。於。峽。焉。而。今。申。之。以。柳。子。焉。則。藩。主。之。心。鄭。重。所。在。可。知。耳。夫。柳。子。父。子。者。秩。爲。上。大。夫。職。統。邦。政。而。邦。政。之。大。者。爲。民。民。所。疾。苦。雨。暘。潦。蝗。于。何。不。有。而。暘。爲。甚。夫。雨。淹。爲。霖。沴。爲。霧。而。唯。六。七。月。之。間。十。日。所。燒。禾。焦。然。死。之。驟。然。雨。之。死。者。勃。然。蘇。之。方。是。之。時。民。之。欣。驩。抃。舞。其。奚。若。哉。柳。子。之。子。眎。其。藩。主。所。欲。子。眎。而。心。屬。焉。者。以。嘿。

應乎雨暘之感者。其斯以爲殆庶乎爾。夫然後汎其居。維其器。良朋二三。樂其間。暇臭其欬。味其雋。羊腸。輓輓。銅。椀。班。班。所。謂。查。篠。削。灑。之。趣。春。容。都。雅。之。玩。取。諸。出。之。壺。中。則。亦。皆。驟。雨。之。賜。哉。雖。然。不。佞。茂。卿。所。爲。柳。子。頌。言。之。者。寧。在。彼。不。在。此。而。柳。子。之。所。覲。然。命。之。者。亦。豈。于。良。嶽。東。山。玩。物。喪。志。之。爲。哉。且。夫。先。甲。氏。而。降。峽。軍。政。威。天。下。而。其。要。亦。在。農。與。民。也。哉。故。於。其。行。也。敬。忖。度。其。心。所。欲。道。以。比。諸。古。人。之。義。者。爲。爾。

虛舟說

予舍與子厚接巷而近。時時偕藩諸學士先生相過。往共語。驩甚。遂得聞其御馬之道。仰其屋。顏以虛舟。予喟然嘆。廼謂曰。信矣乎。是技之盡乎。道者也。夫道也者。所以一之也。蓋人之所爲。致遠者。舟與馬已。方夫舟而在山。馬而在郊。蒼然木也。獷然獸也。顧其於我。則渙焉。未有所屬矣。剡爲剡。爲服。爲駕。爲楫。濯作。轡銜施。然後謂之舟也。馬也。而我得以致諸遠者。道一之也。雖然。舟者求合於天。而馬者求合於人也。求合於天者。猶有所待。而求合於人者。莫有所待也。故人之言道者。在馬不在舟焉。世之道於馬者。數十百。

家。其猶有所待邪。悍然疾眎。轡之鐙之策之羈之轡。鐙策羈之道盡。而我之道未盡也。馬於是乎悚然。憇憇窮而惺然。怒人與馬怒矣。而未有弗敗者也。安在其能合而一之乎。子厚師村上子。村上子師流水文人。是三人者。皆奧人也。奧地與東西毛鄰。毛古昔有野。相公游。而文人其裔也。相公業六籍。流風所覃。文人其亦闕之邪。文人之於技。歷受數十家言。而盡乎道矣。吾於虛舟見之。夫蹠實走者。有知屬也。涉險飛者。無知屬也。其諸何以比焉。地坦水險。雖二尺童子。所諳。然皆怵于蹠實。而安于涉險者。貳於有知也。待。

於貳怵與怒萌焉。眎有知猶無知乎。眎馬猶舟。庶幾
邪未也。猶有言焉。水鏡弗波。乘舟者若寢處於堂。俄
頃而舞槁葉駭浪山崩。當是之時。笑語愈高者。若而
人哉。是無它。楫濯之利有不盡乎道者。而聽命乎風
也。風與舟合。而人爲贅旒也。果乎貳矣。欲弗怵得乎。
是所謂有所待者之說也。今丈人之道。不惟眎馬猶
舟。亦眎猶我。而眎我猶馬。故自我言之。我之有四蹄
者尚矣。自馬言之。歸然舟之帆也。舍是亡何有。則風
之所自其竅在我。亦何待夫青蘋之末蓬蓬然起者
乎。故曰道也者所以一之也。技之至斯可謂盡矣。古

昔聖人之於天下。亦唯是而已。若夫泛乎不繫之說。
荒唐家之言也。非吾子厚之所道也。子厚孰聽之而
曰善哉。子之言吾之道也。雖然。子之業者存。爲筆有
毫。能使如馬乎。帝坦如砥。請觀子之嫻於步驟乎。予
唯唯從其命。

佐子號文山說

佐子業已以文山自命。徵予一言。以比諸古人之義
也。則曰。雖我之非子乎。濠梁上樂。莊周不啻也。吾請
以臆對。雖然。吾則妒子之崑是名哉。蜩斗以降。篆籀
草隸。子之所守。悅之在目。文之形也。姚姒而下。左馬

莊屈吾之所著。味之在耳。文之聲也。聲先邪。副墨之子。寔爲洛誦。形先邪。書契之前。不無號召。弗筆弗彰。弗口弗揚。彰之揚之。錯綜乎文矣。是孰得而崑之哉。夫逝者如川。滔滔弗反。結而爲山。巋然獨存。唯是物爲然。故文也者。造化之止也。其在易也。艮止爲山。文乎山乎。子蓋以之。不有載籍。何有萬古。不有四目。何資盲府。有莛子狐之白。以爲裘。裘成而以狐白稱焉。其人亡聞焉。則吾亦何妒也。雖然。狐白迺以裘稱之。莫徒稱之。則何辭乎。子之藉重是爲也。若夫西膜之謂。采石由是乎出。而穆滿所爲。二日游。可謂古矣。青

印之谿。耦以公山。斯文赫然乎興。可謂人矣。是皆於子之所業。亡當也。義竊取諸此。而不于彼焉。佐子蹶然興曰。我嘗以墨爲土。以筆爲簣。矻矻焉。以懼夫九仞之或虧者。數十年一日矣。求之而未獲。其崔嵬焉。唯見筆秃者。彷彿焉耳。而今而後。知其藏諸無何有之鄉也。夫書以眉其室。佐子名襲。字淵龍。世所稱池庵先生者。弟也。寶永己丑秋九月朔。

江兼欽字說

華陽江子徹。千里書屬余。請曰。維男兼欽。甫冠而未
有字。叢爾十室邑。豈謂無能緣飾其名者。唯不佞之

鄉往於先生也。未遑它之筮焉。亦唯先生之辱弗鄙也。其或有意于茲焉哉。時值過密。百禮皆廢。雖余陪臣。而子徹民乎。則不敢西鄉揚觶。以遙致成人之祝也。迨乎復吉。則已夏矣。於是乎蓋字之曰子夏云。夫夏之時。陽氣鬯。草木枝葉茂。恢恢乎大矣哉。故夏之爲言假也者。言其大也。其在星宿也。爲朱鳥。朱鳥翼垂乎畿以南。或曰大礮之野。蔽之也。故其在地也。華陽者其分乎。在方位也。爲南。而畿或謂之夏。皆言其大也。夫夏人而值夏之時。安得不夏其字乎。古昔帝皇之大其德。宜莫若焦鵠氏。而焦鵠氏之大。寔都華

陽以居之。亡論其都扼海陸之吭。制其勝。卽其時。民思帝德之弗已。寔興乎梅以謳歌之。夫梅之苞乎冬。而敷榮乎春者。標有其實乎夏也。是其時與德。不亦恢恢乎大矣哉。距今千有數百歲。其流風餘韻。宜有猶存乎民者。吾於子徹之好文而見之矣。知其子宜莫父若者。吾知兼欽於子徹矣。夫文章夏道也。古子夏者。其在仲尼之門。不亦文學之選乎。漢迺有欽名。而子夏字者。亦經術士也。其列侯子而優游不仕。孰與今子夏之素封子哉。優乎游乎。安取於仕。文學經術。聊以卒歲庶乎其業之可大也。則是名之協乎實。

也哉

岡生字說

是歲旃蒙協洽十一月之吉岡氏之子孝祖冠請字於物子。物子字之曰伯錫。蓋取諸詩既醉錫類之義焉。昔余之在城南。猶及識其王父碧菴先生。先生隱君子哉。夫能抗匹夫之節。偃蹇於王侯之前者。古今幾人邪。余每過從。未嘗不欽其德乎。高其行也。尋聞恬軒君。纘明其世業。袞然乎學中。以觀光南海。則余亦甫就羈紲。役役刀筆間。以故不克修通家誼矣。迨乎余之受室良岑氏。以忝在姻連。而居止孔邇也。孝

祖迺遂與諸弟。日來從余游焉。婉婉乎美哉。第第四人。瓊蕙蘭玉。妍秀競爽。亡論其提挈煦濡。友愛相視。日莫則輒絃誦之聲。發屋可不謂休祥吉事乎。而孝祖年十六。居其長。讀書離經通大義。能屬文辭。粲然可觀。足以責成人之道也。已春秋時。鄭穎考叔事君。子或稱引此詩。是特叔世人倫之變。抑末焉耳。余則謂錫類之盛。莫尚於元愷。夫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世濟其美。登庸於本朝之上。施及後。曩史所稱述。忠肅共懿。宣惠慈和。皆孝之物也。今我國家以孝治海內。烝烝之化。殆將薄唐虞而上之邪。余觀於岡氏。

觀世類之昌。天人之際。豈不斤斤乎。左契是執哉。夫天之所錫者類也。人之所錫者爵也。類錫而爵從之。孝祖之與諸弟。所爲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。亦豈有它道邪。孝祖勛哉。今天旣錫類於其家。孝子若是乎。其不匱也。由斯而往。濟濟焉者于朝。蓁蓁焉者于野。出則茅拔其茹。處則無思不服。辟諸大馬在閑。毛物成群。尚以爲國用乎哉。鳳皇所集。白羽威蕤。尚以爲世瑞乎哉。要之所遇者或殊。而錫類之道。莫有窮已也。孝祖勛哉。於是孝祖率其諸弟。仲若叔若季。再拜而興。乃言曰。不啻小子也。暨乎貌諸幼。咸以有賴焉。

小子雖不敏。敢不日夜黽勉。相勸以奉先生之教哉。言畢。又各再拜。爲岡氏兄弟字義。

異夕說

洛人中村。以異夕自命。旣而不得其說。走使求諸物子。物子謝不敏。不可迺謂其使曰。異哉名乎。在文名無口爲夕。夕而無口。不可以爲名。無已乎。我代其口邪。夫天運乎晝夕。寧有所獨異邪。而星辰萬物之象。見爲雨露之所濡。山川草木之所息。邪。華粵申。折根。芟枝葉之日以長。其進乎疇昔者。不可得而見焉。則地獨異于夕。邪人之精在目。目食乎眠。是已邪。雞三。

雖而目發。作者勤哉。貴賤相若。政乎朝事乎家。力乎郊而貨乎市者。皆歸耽於夕邪。紂長飲酒麗姝之專於房。不可以訓矣。雖然。恒人之大情也。牛山之木。子輿氏取譬。人之異乎夕。可言已。使曰然。物子曰。未也是恒人之所同已。何獨異於若主人也。吾聞若主人甚口善談。人暇堂靜。談獨美於夕。蓋其言曰。惡客勝無客。是以日入而屢盈戶。燭跋僕更而不厭也。其夕獨異人之夕邪。夫人心異如面。異與異會。所往者不合。吾未識若主人之面。其面豈異人之面異哉。而獨無不合者。心邪。口邪。是則以不異異於人。邪心不可

得而見焉。則其所異於人。以口邪。以口而異於夕。其名之異哉。不亦宜乎。則亦莫待於我之代焉乎。爾使曰。善。夫子猶且讓口。小人豈敢傳口。夫子之說在文。敬請筆之。簡異夕之名。以口庶乎以成我主人哉。

藏六菴說

彩上人。以藏六名其團焦。蓋取諸龜。夫龜弗食。師能弗食。邪。民之食。食其事。農稼。費貨。百工。器。百官。簿書。王侯。玉食。猶且一日萬幾。獨釋子不事事。不官食。不家食。食其頭陀。雖食。猶弗食。肖也。龜水處。師能然邪。水流而就下。釋子迺處乎不爭。肖也。龜靈先知。釋子

能知死亦能知生之前不啻肖也。龜外甲釋子忍辱以爲甲。龜空其中釋子亦空其中皆肖也。龜壽釋子無量壽。龜之不克肖也。龜死而人寶之。山節藻梲。迺以知焦舍利火不克燒。木不克沈。七寶塔盛之。殆不及也。夫龜藏其六方其藏之時猶亡之。然而時出之。濡其首曳其尾。其跳蹙蹙然師曷乎取。師之出食其頭陀亦蹙蹙然。師之反藏其團焦。肖乎不見其人。師其是之取乎。團焦違物子之居一里有餘。時或過之。則吾黨之士多從之游者。師善華音則悅之。吾聞釋子之教有六根焉。方其見過之時。吾黨之士與共操

華音。則眼耳鼻舌身意師能韜藏之。邪師之藏之。蓋藏諸用。吾黨之士過其團焦亦如之。然吾見師之爲人宵乎。故爲言其藏六之義。團焦之所以爲名者。

天狗說

名山之顛出雲膚寸而合。不崇朝而雨天下。神之福也。殺機一發。風怒霆行。拔樹隕石。巖壑辟易。萬物爲齧。頃刻而霽。天地開明。一介弗損。隕然如故。是誰之爲。與窈冥之中。蓋有物焉。儻忽乎爲人。儻忽乎爲物。衆莫能端倪。世俗所圖傳。迺有象鼻。鴟喙。載勝虎爪。電目肉翅。鬚髯乎豐隆之神者。咸稱之曰天狗云。茂

御誓諸典籍易有之。艮爲山。爲狗。爲黔喙之屬。是其
所繇象邪。世薦紳先生。或引客星。或援外國之獸者。
迺執名惑其實。可謂妄已。大氏三代而上。但謂之某
山之神。後世所訛起。自丘言中國多仙。吾邦多天
狗。彼所稱紫虛碧霞真武帝君。迺此謂榮術太郎。金
毗羅妙義之類。皆是也。夫神者聰明正直者也。而無
知。安能知人之所命乎。故或以爲神。爲仙。或以爲佛。
爲菩薩。爲羅漢。明王。爲魑魅罔兩。人各徂其所見。建
之名稱。惟人有知。安能知神之所自命乎。惟神能降
禍福。弗爽。故世人所稱。至于今。弗替。是重黎之所以

別人神也。故大傳又曰。知鬼神之情狀者。惟聖人爲
然。平安西北愛太子之山。崑崙有榮術太郎祠。主
其祀者。上人惠通。乞予文。予故爲天狗說以贈之物。
子曰。予匏繫斯土。不能西陟。愛太子之山。以問其神。
上人其宿齋戒沐浴。捧斯篇造祠以命之。其必漠然
莫之能應邪。抑將有蓬勃然興乎。山阿者也。則知吾
言之信然也。而神實歆之。

武城絃歌說貽梁溪君

昔者子游爲武城宰。孔子過之。聞絃歌之聲。莞爾笑。
何其喜也。牛刀之喻。又何若有所譏諷者乎。爾及子

游有學道之對。則直戲前言。不復與辨之。抑何其醞藉也。長藩大夫梁溪君者。好樂。縣子爲余稱道其事。欣欣然喜形乎色。君蓋嘗從縣子學先王孔子之道。吾未知其所詣於子游何如也。大氏世君子。亡論庸愚。其聰慧者。務出知與才。督過其下。銖別善惡。賞罰從之。亦唯莠可去。而惡不可殺也。上寡下衆。殆乎勞矣。且下之於上。捷於景響。才以才應。知以知應。才與知交鬪。而上卒病。是國家之所以艱乎治也。且萬國成風。萬家成俗。辟諸洚水橫流。豈一力所能障乎。古先聖王知其若斯也。是以作爲禮樂。而敷天下。夫禮

美其觀樂。娛其聽順乎耳目之情。納諸中和之德。故惡不必鋤。習成於善。大者大生。小者小生。上下與天地同流。孔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贊先王之道也。故聖人之德。雖大哉。亦必有術以行之。王道之所以易易也。雖然。一二子猶以爲隱焉者。其所至人人殊也。夫愛人易使。孔子言之。子游言之。大者大生。小者小生。亦何必強其所至乎。今長之爲邦。吾未知其於魯何如也。而豈出於武城之下哉。梁溪君亦古之卿也。則非如子游爲宰者比焉。况長方與庠序祀先聖。其地東接藝備。北隣石雲。而其南乃海西

九州屬之。則風之所被及。豈止一邦之化哉。縣子之喜。不亦宜乎。雖然。吾豈強其所至哉。亦在君自取為耳矣。故予嘗以為牛刀之喻。亦觀其志者。為是故也。

笙說貽國愚谿

愚谿國子者。長藩鉅室。迺以敦詩禮。而蚤為政於三軍。既問道於縣子。又因縣子而請益於予。予逡巡乎未遑對也。曰。子之道也。我所道也。豈有它說乎。異日肄樂赤城之室。而縣子造焉。酒中咸醉矣。鼓瑟希。縣子從容。更予申鄉者之請。予曰。豈有它說乎。子所執笙邪。吾請言笙。夫汶陽之篠。曲沃之匏。華而皖之長木。

其可鑑。參差植之。翼如其鳳。非笙之形乎。然無簧。不鳴。秋秋之聲。將從何聽之。雖有儀鳳之形。以所用之已。今國子為政於三軍者。以有三軍之士也。豈徒以其纛旄介冑之美哉。故笙師必善其簧。以藏之。先吹尉之後。吹尉之。婁吹婁尉。不尉斯液。液斯膠。膠斯喑。雖有簧乎。猶亾簧也。秋秋之聲。亦將從何聽之。有簧而喑。豈笙乎哉。今國子之尉。三軍之士。猶尉簧邪。則三軍之士。其挾纜矣哉。液之微而未及。膠者。有物著之。所以石也。膠之未甚。而呼吸搖落。鉛飛彤剝。所以甄也。十七之簧。一石一甄。叢然不和。辟諸三軍之士。

亡統也。故簧而不和，豈足簧之哉？亦不笙焉耳矣。故笙師之善簧也，若執玉為政於三軍者之於其士也，如保赤子。然後鳳凰之聲可象，而貔貅之威可致也。且子亦知夫調笙之方歟？管中其簧，簧中其律，不甄不石，是謂之中。離而吹之，各中其中，清濁高下，迥然異也。合而吹之，糾乎如繩，疊疊如珠，純皦繹也。是謂之和。故古之君子，求和於異，而不求和於同。醯醢鹽梅，羹於是乎和，五聲六律，和於是乎成。不爾笙太簇之音也。猶何用十七之管為？是孔子傳之，晏嬰述之，原憲丘明書之，古之經也。夫人心之異如其面，故人

各其性，性各其德，豈可強乎？故同者小人之心，而拂人性者也。和者君子之道，而所以相濟也。故古之長人者，求輔其下，欲補過也。今之長人者，求徇其欲，奴隸役也。故知調笙之方者，能調二軍，國子能調三軍，歟？則俾襲其世職為政於一邦，何難之有？縣子說曰：我由國子而得聞笙矣。雖則先生之誨，亦國子之錫也。歸語之國子，則又將交拜其錫。

匹進脩字說

羽大夫之子匹進脩，初名重遠，有所辟，乃更今名。因請字物子。物子曰：美哉名乎！進進乎德，脩脩乎業。古

之道也。今匹子尚少，比其膂力益剛，晉纘世職，以益其政，非德庸詎可乎？夫忠信者所以進德也，禮樂者所以脩業也。顧夫羽之地，蓋我燕代邪？其人重以遲質，慤慎已諾，忠信固其天性，吾則思所以廣之哉！已其業乎？傳曰：禮樂得諸身，謂之成德。先王之教之術也。今夫奧羽之間，寔產良馬，鳥海達谷，楛矢石弩，往往乎出。鷓鴣之執，鳥鍛以羽之，控弦之威，稱雄海內，軻漸離之徒，血縷試刃，獨流芳潔，而文學之士，廖廖乎亾聞者，非土之以乎？匹子乃與其友水子、悅先王之道，千里將贄，尋又祇役此都，則朝夕繼見，請益弗

解。吾識其忠信矣。吾則思所以廣之哉。故字之曰子業。亦所以勉其德也。夫莊內三分羽之地，有其一以開國元勳，屹然乎北徼，今爲之大夫者，六統斐然，以輔其君，被諸邦俗，風其四方，則召公封燕之化，將亦見之當世焉。莊內之所以體國家盛意者，又自今日始。豈不愈益美哉！匹子五月任滿將歸，歸則語之水子，相共勗之哉。大夫之績，其必當一子之世哉。享保十有二祀。三月二十一日。

君瑞字義

越君伯道，蓋將改其字也。謀所以改於不佞，謝不敏。

不可也。則言曰：無已乎其君瑞乎？夫崑山之玉，豈非天下至寶，與循其膚，察其理，司其色，叩其聲，溫如栗，如煥如瑤，如喻美質焉。雖然，玉不琢不成器，它山之石，昆吾之刀，豈非所以琢之與？喻學焉。琢之成器，莫貴於君所爲名矣。鎮者桓者，信者躬者，青者穀者，琬者琰者，杼上終葵首，盡合先王之度，廉而不剌，光照一室，喻成德焉。夫然後天子纁以五采，五就諸侯，纁以三采，二就，執之如弗勝，謂至貴重也。可以祀天，可以旅上帝，可以見天子，可以使諸侯，可以治德，可以易行除慝，所以申信也。是之謂瑞。喻德之孚焉。故雖

有美質，必學而後成，其德德之不孚，何取於德乎？是君瑞之義也。曰：若是者，高矣美矣。我世業衛生之道，方技之賤守也。恐德菲之弗副焉。曰：庸何傷乎？昔者黃帝之天師，有岐山之伯焉。蓋亦執其躬者以合瑞於天子焉。實稟聖睿，學於岱岱季，以成其德焉。其德曰：仁。迺以其術而壽天下，施及後世焉。其術亦曰：仁。是豈非君之所守業與？迨業之成也，醫人以之，醫國以之，可以燮陰陽，可以贊化育，故雖天子之貴，死生以之，湯液所徵，可以信於天下焉。是亦君瑞之義也。君於是再拜稽首，迺曰：請奉君子之教，以美吾名哉。

尚以美吾德哉。德其孚哉。尚以弗墮吾先世之業哉。
作君瑞義

贈言四首

贈善暹羅語人

吾聞崎陽扶桑極西偏地。斗絕大洋中。纒以峻嶺中。
開港奧。可以受我舸大舶者。無萬數。是以中華迤西。
交趾林邑。三佛齊真臘身毒及筠冲臥蘭的亞賈胡。
還往于我者。莫不輻輳之湊。而獨高句麗琉球。別有。
信地。可由者。不與焉。是歲秋九月。高句麗使者入都。
時有崎人東游者。與都人士偕觀道周。忽聞其鼓吹。

中奏一絃而低聲和之。音韻節族隨其所曼擊。以相。
上下也。拍拍皆合。旁人莫不嘆異焉。訊之。迺受其譜。
華人而不識其字。與律呂所應爲何已。予輒以沉存。
中所引管色字譜者。推求之。而得其字。據字求聲。以。
命其律也。亦莫不拍拍皆合。則愈益愕然焉。其譜蓋。
曰一四一一四六一四四六工工尺工六工。其尺中。
呂宮工林鐘商六無射角四黃鐘徵一太簇羽祇讀。
一如越。因鄉音訛。猶之俗語越發。或作一法耳。夫崎。
人未嘗識高句麗事。而能識其鼓聲者。受譜華人也。
予未嘗受其譜。而能識其字與所命何律者。受解古。

人也。今都人士不識華音。則所讀書。率皆隔靴搔痒。而崎人鮮有讀書。則其所善華音。迺又徒爲譯晉鄙俚射利具。其弊均矣。是豈不兩可惜乎。夫崎陽實爲扶桑極西偏地。其與中華所距。唯一葦所杭。其人段使少讀古人書。自奮文章之業。則所推知何翅如二絃之譜之字哉。故予於其歸。錄贈之。以徧告其鄉人。庶或藉是有所激勵焉。則後來之彥。亦何翅如林道榮。劉宣義比哉。九譯越裳已足多。越裳西去更暹羅。不知學得暹羅語。却向東來意如何。

贈長大夫右田君

長國相右田君。使縣子問道於物子。物子曰。道豈可一言盡乎。雖然。吾聞之。長者大國也。國相者大臣也。吾且言其大者。夫先王之道。莫大於仁焉。仁也者。養之道也。以安民爲大焉。安民之道。以寬爲本。焉。謂有容也。仲尼曰。居上不寬。吾何以觀之哉。謂無本也。夫一國之人。以萬數。豈皆良民乎。苟不能容之。民無所措手足矣。故君者。群也。群人而養之者。也。大臣之爲大。豈惟以其祿乎。仲尼采諸侯書。費誓秦誓而已矣。而其所以終百篇之義者。大臣之道。寔能容之云爾。是豈末節小德。而仲尼取之乎。縣子曰。容而無所擇。

母乃不可乎。物子曰：然。有是言矣。大臣之道，選衆量其材而用之，故古之擇者將用之，今之擇者將去之。欲用之者見其材者也，欲去之者見其疾者也。夫疾也者，與材俱生者也，安可去哉？且有所容而後有所擇焉，不容而擇之，其所用塵塵乎亡幾耳。安在其爲大哉？牛溲馬勃，敗鼓之皮，韓子之譬，孰言不然？且君子用其材，野人用其力，若必以用其材爲用之，則有君子而無野人也，安在其爲國哉？故容而後養，養而後成，成而後擇以用之。若不養而遽用之，則牛山之木，斧斤之餘，牛馬所踐，安所得其濯濯之美哉？故君

子之道在養，焉不容而能養乎？縣子曰：請問養之道。物子曰：飲食衣服宮室以養其體，詩書禮樂以養其德。先王之道無非養已，傳曰：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。故君子雖曰未學，苟能以養之爲心，豈遠乎哉？雖然，旣乳之，又哺之以甘旨，則疾生焉，操心不寬，養之所以或害也。故君子貴學而以寬爲本焉。縣子曰：刑如之何？物子曰：無非養之道也。夫先王之設五刑也，非惡其惡而刑之矣，乃惡其害乎養者矣。故瞽瞍象不刑而四凶刑，且必惡其惡歟？雖先王之世，豈致刑措哉？且惡也者，善之未成也。先王之期其成，是以不惡。

雖然操心不寬。必將曰：子聖人，兄聖人，而欲殺之，是不可以風天下也。是害乎養之大者也。而堯舜不爾。故居上之道，皆以寬爲本焉。縣子曰：先生以安民爲仁，然則脩己者非邪？物子曰：何必非也。脩己者所以安民也。然亦必以安民之道脩之己爲蓋。先王之時，天下旣安矣。然其人亾，而其政息，萬人撓之，而一人欲靖之，不可得焉。故先王之慮，夫天下不永安也。於是作爲禮樂以教之，使君子成其德，小人成其俗，故成德之人，古謂之豈弟君子。傳曰：君子躰仁，足以長民。苟非豈弟之德，何以能長民哉？仲尼教仁，爲是故

也。百家爭衡，儒者封己，而內外之辨興，爲徒謂身脩而後措諸事業，而其所以脩己者，或求諸心，或求諸理，剖蠶絲，析牛毛，義勝而仁亡，知盛而德衰，遂忘先王之道，爲安民之道矣。夫道無內外，豈有二哉？必謂身脩而後措諸事業，不知其所以脩己者，爲安民之道，則莊周內聖外王之道，豈遠乎哉？其言終無徵耳。或以惻隱之心爲仁，不忍人之心爲仁，雖有之心，然無安民之道，亦姑息耳。或曰：擴天理，遏人欲，務去其惡，是其操心不寬，是以不知先王之教養以成德也。不知夫惡也者，善之未成者也。或曰：知而後踐之，務

欲窮理。殊不知理豈可窮而盡乎。德未成而欲知之。辟諸波斯人語中華。為豈能知之乎。故先王啟以禮樂。習之久。自然與之化。然後知之。謂之物格而知至。豈窮理之謂乎。夫先王者聖人也。其知豈可及乎。我不順先王之教。而欲求諸心以知之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今禮樂雖亡。六經具在。苟能知先王之道。為安民之道。知道無內外。而一意從事六經。習之久。與之化。則德立而民可得而安矣。傳曰。依於仁。又曰。寬以居之。學問之方。仲尼豈吾欺乎。若或阿其所好。其信後儒過於先王仲尼者。非吾所知也。於是縣子再拜曰。

敬奉先生之教。誦之於吾相君。吾相君能由是以成其德。則吾侯社稷之福也。國人之福也。載諸簡。享保戊戌夏四月。

長藩川子因縣生請言

長藩執御之臣江南川子賈。因縣子求予一言。以當弦韋之佩也。夫古之教人。必因其材而篤焉。今未諳其人矣。安知其得吾言。而能不若火之益熱。若水之益寒也。則不啻無益適足害已。無已乎。請言其職。夫進思效忠。退思補過。臣之道也。唯近君者為最爾。故近臣之道。莫重於諫焉。諫有五。仲尼善於諷。聖人之

貴自喻也。且務以才譖相高。而難於相下者。人之情也。故正言以諫之。其見聽者。其素所尊信者也。迫於勢者也。雖有之二者。然必勉強以聽之久。乃有喻焉。其或一言而喻。是其人故有不自足之心。而其材高於諫已者也。不然。何以能聽乎。然以漢高之能從諫。而信子房。尚且必俟其問而後言之。信乎人情之難於相下也。故諷諫之道。不必斥其過焉。不必舉其事焉。不必盡其方焉。孫以出之。長於比興。辟諸風之入物。物不覺其入也。微言中窾。忽然有喻。喻者彼之喻也。何有於我哉。故我無功伐。則言者無臯。為彼無有。

所爭。則聞者欣欣然。謂自取諸其衷焉。而况得諸已者之與得諸人者。其所以知之。豈可同年而語邪。故不啻諫已。教之道亦爾。先王之教。詩書禮樂。理苞塞而不可得而見之。必俾學者藏焉脩焉息焉游焉。俟其自喻也。仲尼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亦俟其自喻也。自孟子好辨闢楊墨。而後之先生大師。率以明道為已任。其教人也。亦妄意謂知可傳。諸不知德可傳。諸不德矣。是豈生之道哉。夫耕漑雖勤乎。粟之不可獲。諸苗也。不可襲取者。何翅浩然之氣焉耳乎。故不啻教已。政之道亦尔。夫賞善而罰惡。使民之皆善而國。

治。是不知道者之言也。仲尼曰：草上之風，必偃。子夏曰：舜選衆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族其自化也。故一寸之微，可以至於隆之天者，生之道爲爾。凡物不可以強致者，亦生之道爲爾。傳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則之。故不知生之道者，悖聖逆天者也。何以行乎哉？吾聞子貫好學，而見獲於上，它日移其事君之道以臨其民，亦不可知矣。則持是以往可也。故吾併及政與教乎尔。子其致諸子貫。縣子曰諾。

猿橋五奇 畀旆野氏之子

吾過猿橋驛，驛西有橋，長十丈，高六十六尋，無有橋

柱。兩岸悉鉅材架起，相傳昔有猿王剎造，誠國中之奇觀也。橋下岸崖有窟穴，旱土人汲窟中水，則大蛇見，乃兩亦可爲奇也。驛戶百餘，南北相對，長二町許，下唯一片石，已是最爲奇也矣。土俗婦人，夫亡則就其家納夫婿，以幹家事。驛長旆野妻獨曰：有後夫，則不得無子。有子則如前夫之子，何遂守節不嫁？七年于今，是倫綱之常，何足爲奇？然世道益波，罕見節婦，則可謂奇矣。予此回祇役，往還諸名利僧，皆癡羊話，不及文字。獨孀婦之子，能就予乞字，是又不轉奇乎？故書道中所得以畀。

